

心靈的呼籲

程 觀 心

古井無波的生活，是一片晶亮的銅鏡。影影綽綽的世態，在相當距離之下，纖毫畢露的反映出來。我望着水中空靈的倒影，沒有嗔恨和悲喜，因為拆穿了反正是「虛幻」。我厭離些那愛和恨交織成的多彩畫面。

半年來閉門不出，我安于自淨自修的恬靜，與社會人群益發「脫了節」。熙來攘往的奔波者，避開了靜謐的幽巷，趨向更熱鬧的所在。於是，這裡人跡罕至，門前長了青草，落葉堆得滿滿的，每當黃昏，我踽踽獨行，踏着厚厚的枯葉，好像走在荒涼的鄉野。我偏愛這份落漠，孤寂賜于我更多的時間來回憶，反省；來檢視全部生命的歷程；來尋究正確的人生答案——也許有一天，我會恍然于真與善的絕對認識。

我隱居在小園裡，喘息着清新的空氣，晚秋的太陽和暮春的一樣和煦，充滿長廊的光柱，飄浮着一片明光閃閃的粉屑，帶着丹桂的香郁，向四周流佈。石山旁的玫瑰，斜倚在芳草的綠氈，悠悠地自開自謝，每次總是孤零零的一枝，現出羞怯的微笑。

櫻花不在牠開花的季節，竟滿懷熱情的綴起一樹繁花，有意來沖淡小園的寂寥。可惜風雨不體諒她

的熱忱，不到一兩天工夫，使她落花無主，芳踪飄零。

長日靜極，即使無風，我也可聽見一片片桐葉落地的嘆息。秋天是思維的季節，我不必閉門讀書，靜坐思過，大自然也會啓示給我一點一滴的感悟。

我常常惘然地凝望遠空，沉入迷茫的天際，追跡那飄忽的白雲，忽然懷念起遠遊的旅人，一些陌生的地名，聚合在我的遐思之中，任幻想到處馳驅。

世界是如此廣闊，我所望見的天邊，決不是盡頭。啊，有無量無邊的我想像所不能及的地方；在這恒河沙數國土之一，我只不過圍於這一撮渺小可憐的天地。即使最靠近的，那波濤嗚咽的大海彼岸，八年的流光，已輪迴了一個「隔世」，我豈能淡然忘懷它的存在？

衆生休戚相關，報章雜誌，堆積在我的四周，不容我再在個人狹隘的小圈子裡，冥想那些空幻的概念。

動盪不安的世局，觸機即發的戰火，瀰漫着濃烈的血腥。我聽到了匈牙利血淚交流的求援呼聲，我看到了遭受瘋狂屠殺下的人們，鮮血染紅了他們的國土。不屈不撓沉着抗暴的英雄熱淚，正融化了冰寒的積雪。而俄匪伸入中東的魔掌，罩起一道昏天黑地的陰影，鬼魅在

暗中蠢蠢活動，不知醞釀着什麼罪惡陰謀。我靜聽到自己內心義憤瀾湧，悲心如一座火山似的爆發出來。

天地本來俱備了仁慈，日月普照，雨露徧洒，人性循着自然順序，自有其和諧相處的原則。然而，克里姆宮的惡魔，却不用最毒辣殘忍的手法，來摧殘和樂自由的境界，一心要改造成悲慘的地獄；驅使人類，步入痛苦的死谷。假如一個人不是麻木的，目擊當今生民塗炭的災禍，誰都會悲憫不能自己；應運而生憂時之念，救世之心，進而考慮到如何行動來拯救當前的厄運。

人是無法預知未來的，苟安的現況持續下，浩劫的災難，隨時都有落在頭上的可能，痛苦的磨難，必然是無可逃避的現實。羅素說：「一個富人也許時常感覺一切都是空虛，但是一旦陷於破產邊緣，他絕不會感到下一頓飯是空虛了。」我們已被安排在這苦難的時代，悲心決不容厭世逃避。做一個「自了漢」也許是容易的，自私可並不能自利。

「看破，放下，自在」，這是個人心性的修養，是掙脫利慾枷鎖的座右銘。面對水深火熱中煎熬的人群，却不能冷酷地視為業報所感，勢所應得，付于一聲嘆息了事。於是，一個嚴烈的呼籲，像巨風吹來，響徹雲霄的鐘聲：

「回到嚴肅勤進的生活，回到我們時代迫切的需要；爲了長養你的悲心，你該有大義凜然的正氣，正視現實，投入人生隊伍，付出你該盡的一份力量！」

。而文藝正是達成這一目標的上見。

二、社會各階層人，都需要精神上的調劑滋潤，把握住人心的傾向，並要扶導這種傾向，以期從黃色、黑色、赤色的低級興趣中挽救出來，那弘揚佛法而利用文藝，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三、文藝有表達意象和造成意象的功用，尤其是青年群中，接引他們，堅定他們，文藝的功績比高深理論要大。

本着這些認識，我纔作着提倡佛教文藝的工作；我纔鼓勵李莊羊君爲佛教的文藝而努力！在今年他得到一個安靜的環境，辭去了報社編輯職務，搬進深山中的朝元寺開始他閉門寫作的生活，這纔正式爲本刊寫稿。李君的文章散見各報，卅九年，四十年在中央日報連載的邊島散筆，今年在中華日報陸續發表的山居獨語，和在本刊連登的生命短唱等都受廣大讀者的讚揚，他的筆名計有里家、戈禾、戈哥、辛海天、半狂、辛白羊、李村羊、辛羊、李莊羊等四十多個，十七歲即從事新聞工作，已有九年歷史了，在十年中從未間斷寫作，却也從未繼續用一個筆名到三月以上。他的筆調不需介紹了。

「渡舟」先由本刊自本期開始連載。（連載至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時再出書）「狂潮」則由本刊與瑞成書局聯合先行出版，並即日開始預約。這是在荒蕪的佛教文壇中，因耀異彩的兩本成功作品，因之樂於介紹。